

清容居士集

冊六

卷之十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四

元 袁 桷 譔

序

李慶長御史錢行序

昔之公卿貴人居處要地言語出口足爲世重輕也故希進之士聯袂接屢望塵伺色日若有所不足者其勢然也登用更迭一旦謝去則引結儔類議其短長甚者旁及其子弟姻黨得者未報其不得者常忿誹若是則毀譽之說固不足以爲誠然矣大德癸卯桷以太史屬事承旨閻先生於翰林先生色莊慎許可待院屬必面質其長質之而猶以爲疑也卒詢於嘗往還以考其詞學焉桷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爲制誥乎桷謝不敏頃之出片紙令試制草卽具稿以進閱一月將登車輒命譔廟學詔如漢詔令體冬十月大會院屬令擬進五朝實錄表桷得預擬焉先生始察而獎之卽署爲應奉文字間以事詣門下甥壻卻立奉唯諾不敢仰視庭肅然也夫爭名者羣進速化之道莫易於自

獻爲之上者審焉而彌詳則其怨謗也實多久而議定必視其取士當不當固
可考也先生壻隴西李慶長館于公有年矣朝舉優老之制爲高唐州同知以
便侍養先生下世議者之口始曰先生已矣繼之者其果有能近之者歟慶長
之仕不急於進方墾田樹桑以裕其衣食翰林追先生之德舉以爲佐未幾臺
徵爲西臺御史桷始曰先生去國與歿幾一紀翰林追思其壻焉誠不亡矣臺
糾天下士之清濁銖考而始用之慶長之平昔可見矣始爲得人賀而終以見
夫先生之行事焉則桷也亦竊有榮也已矣歌詩以光其行者皆朝紳桷以舊
好不讓而爲之序

平章政事王公歸省魯公錢行詩序

延祐六年平章政事王公居中書三年矣每奏事輒請于上曰臣疲懦不稱臣
父年過八袞陛下赦其愚俾遂終養臣不任大願請踰四五不允後有詔曰宜
官其子本郡以侍祖父公卒謝不敢冬十月皇太子受玉冊詔示中外始以其
子某傳詔歸東平因省魯公焉魯公往歲嘗對詔使具奏曰臣齒髮未脫落願

以弱息盡力事陛下公之雍容廟堂魯公之志也然公歲數請不置十有二月
辛未始出允旨公拜手稽首望闕謝朏日蓐食策馬遂行公卿大夫設祖席門
外至則無及矣迺遣使者傳旨以內醢精幣錫魯公猗歟盛哉摘嘗聞之君臣
際會終始之道難矣昔之大臣一斥而不復者往往見於傳記今公之在位也
精白自持卑讓若不足超然遠去詎捨國以自全也粵若稽古明王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吾知公之在家也閭里往還益知夫守令之賢否其不便於民者熟
詢而究論之四方之使乘傳入驛將脩容門下水旱盜賊之原財穀徵役之害
虛心以求筆于簡牘歲時附奏益以彰耿畝不忘之忠而魯公方精彊遨嬉充
然孺子之色或徹于上聽出處之道是皆不能有以豫計也維今聖天子孝治
隆古昔一時廷臣生榮其親不一二數鋪揚詠歌詞林之職也遂各爲歌詩庸
敢不讓而首序焉

瑞芝亭賦詠序

昔之聖人建中和之本畜四靈以爲應焉麟鳳則其儀龜龍效其文脩火之利

以制五穀養其太初壹情性以齊形色四方不同而養生送死莫敢有異焉者
教使之然也中古而降道德不能以一而昔之所睹悉以爲異表章鋪模圖記
所載不常有於動植遂名之曰瑞焉繇是眩幽挾奇之士棄所服食吸空制景
烹冶飛伏卒枯槁無所成就甚者則曰吾治法有未盡吁可哀也矣延祐五年
中和夏真人明適承詔祝祠上清宮精一不懈竣事憩館于崇真院松竹交列
觀厥墳壤擢莖而光玉質鏐章瑩然以敷咸曰是芝也誠爲瑞稽圖徵史復曰
無以異遂積竹爲亭以落之迺曰繫吾道祖之應焉耳矣鏗鏘春容攄藻獻秀
筆爭綴而簡爭續也余讀而歎曰頌聲之變基於魯登高能賦始之以洋溢終
之以託寓其理然也神農書定芝爲上品神仙家服之云可得上壽蜿蜒清淑
之氣嘗閱而不發地非愛其寶待其人而始彰也維今開府大宗師張公際休
明之運陟降帝所幾五十年子孫繼承罔敢暇豫是芝之瑞吾見耄期稱道益
莊而愈完表于山中未豈榮觀之美挹其粹和道充氣腴異日駕青牛之車歸
返故山撫芝一笑則其爲瑞也畢矣願敘以爲徵

壽樂堂詩序

延祐乙卯季夏楠乘驛留杭間則與友人泛舟一游葛嶺諸山穿幽入窮嘉木叢柳鬱然上下而相望也遂遵其蹊以升其坡陁有堂歸址麤完而不華冊其顏曰壽樂羣峯蜿蜒水光相屬前挹左舞顧登其堂而異之客曰此容齋李公習靜之所非所謂臺榭苑囿之觀也且昔之翬翼而侈者於公乎何取世有專鍾鼎之貴其得意盛時未嘗不寓興於山林泉石之清美疲精竭資仿象其舊游卒不知其所造今斯堂也不專乎構築不勞乎藝植心領於物外其得乎湖山者是幾有道之士也于時李公領元帥之符于海右楠復以間歸里因得贊茲堂之勝公笑且言曰土木之夸吾深鄙之洛陽名園多矣擅名專美於後世今何人哉夫動靜交養迺成其性錢唐諸山水渟泄起伏大者爲盛衰小者爲榮辱有得乎是則視茲堂之樸簡其旨深矣至人之心如珠在淵樂之至者終身而不厭取諸在外非有損於內也願與爾邦之士率爲歌詩而予序之退不得讓遂以昔之聞見者次而爲之序

送彭道士侍親詩序

范父正公守番更定學宮咸言嗣是番爲衣冠聚未幾彭尙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嘉定初先正獻公越公俱在著作庭深言朱墨史避忌而宣政實錄爲魯諱時宰尼之後六十餘年皇元大一統宋故家子孫變滅漸盡獨忠毅公裔孫南陽作而曰吾宜游於方外矣其道祖位秩視三公於視聽也尊且榮起處也不貸假以自貶嗣師吳公方藻思瑰識將樂其同而進之況於親者乎未踰年則曰詎宜久京師居母氏春秋高歸以奉則庶幾幸不墜矣將行且丐敘其情桷於是深有愧焉忠孝秉彝皇極之訓中古肇分重華是著更秦暴強而死節謹書踰千百年迄不能一二數獨於彭氏見之歌詩者寧得以辭也

送文子方使安南序

安南繇秦漢以來內郡縣世祖神武皇帝取宋荆揚益三州之全土大一統東踞高句麗西度流沙金山王業之基不知紀極坐朝按圖指銖黍地曰茲南交

州乎得不爲武寧能以中國民甘心而係頸之遂俾成要荒之禮以歸蠻夷多疑其子常稱病不至禮謹會同尤嚴於錫命故其自署表曰世子臣某其所以容受而畏懼者實在是新天地子卽位更元曰至治遣使詔諭故事必遣近臣爲文又擇能文辭通達國體者以貳之於是僉曰翰林修譔文君子方有使才實可任迺名上于天子而許之遂增秩爲禮部郎中以行將行其友袁桷曰往使者鄱陽李侍郎思衍薊丘李侍郎衍天台陳郎中孚河間李侍郎京皆得與交交人言鄱陽清介質直不絕口聞其俗善儉巧館餼供帳故不如法俟詰讓始成禮入其境也必迂途清野或謝以病緩歲月始迎春氣萌達黃霧苦雨然後拜使者而送焉其狙詐率類此而不知者常逞夸肆豪以受多言之羞昔讀左氏傳見列國諸臣取詩斷章以成好焉簡而明易而且和信由於衷而禮以辨之也故夫子之言曰雖多亦奚以爲列國之臣得之矣況於朝廷乎又嘗聞李公言使者入境詰其館人一草木名字之微必聞於世子翌日涉筆始具對蠻陬遠人設施周密若是無它焉懼削其土也交州之土產道里見地記而昔之

入貢者又皆淺薄不足取於其不知者寧缺如也子方以余言爲然乎若夫周折之宜守經以揚文德則必曰天子仁聖明達萬里外子方優言之是則余無以告矣

送程士安官南康序

朝廷清望官曰翰林曰國子監職誥令授經籍必遴選焉始命獨東平之士什居六七或曰洙泗先聖之遺澤也誠宜然又曰其浸汪洋渟伏昔東諸侯闡興文儒飛矢交集弦歌之聲不輟於黌序有自來矣桷向爲翰林屬所與交多東平他郡僅二三焉若南士則猶夫稊米矣士樂得所依連彙以進各以其所向上有以挽之下有以承之勢使之然也程君士安則不然程君魯士也獨游夫江之南幾四十年詢其先友則皆在上位者不獲於上豈程君之藝有未至焉者與嘗得其詩詞讀之視其同郡之仕於朝者亦殆相似其大過人者誠顯矣而視與程君同者則誠枉而不逢者焉少仕於南御史臺後爲吾里元帥府掾強貴者鱣之卒得白而程君亦年以浸老今年調南康理曹以還嗟夫類聚以

方士患不得之既得之則不宜以遺佚隨聲媚容置之良是矣才焉而不遇則在上者寧得以辭其責焉因其行敘以慰之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則亦曰有命焉耳矣咸爲詩章凡若干首

送陳景仁調官雲南序

至治元年中書省選集賢都事陳君景仁調雲南官簿將行謂袁桷曰吾與子交久子寧無一言以贈乎於是有言曰在昔世祖皇帝寧一海宇幅員袤廣凡爲仕者力不能以自達于京師故歲必遣朝廷望官卽其地如選部注授焉省之遠者曰湖廣曰江西福建曰雲南其最遠莫如雲南故自三品而下皆得除擬奏而後出命視他省爲最重其受任使者非清慎明正不足以當之維世祖繇壬子入吐蕃破蒙段二姓宋金所不能臣至是踰三百年始定神武偉著時則有若賽公稱合上意羈縻而綏撫者厥有攸治夫以蠻獠之俗俾安其素習誠不在於煩促苛削也因其民風而俾之爲官者長子孫不越於其境則安而簡易矣邊隙之生所從來久出於長民之貪黷殿最莫嚴於考課循歲月以善

解視其成積則調是官者雖離婁之明將何以辨之哉厥今御史循行郡縣察採是否而坐驛頃刻促具食上馬懼夫事之填委將終歲不能以盡也今之爲遷調者居于是邦雍容詠歌得覽其山川詢其阨塞仕焉而已者入閭以問之其隱而在下者詳延以博詢之則仕於彼之士吾將瞭焉胸臆而示諸掌矣不然拾級循敘朱墨之職一介吏足以辦何假於陳君乎陳君清不近名慎而有守明足以養其厚正無失於過舉若是則足當其選矣余將奚言焉是宜率爲歌詩以迓其歸

送李漑之致祠山川序

病矣夫幅員嘗不能以合也五方之俗惟不能以合故地氣各乖於一偏昔之赫然以統率之者嚴於方嶽望瀆海之爲帝所由來久矣必皆致祀焉夫山澤通氣騰降蟠際卒之以立民食豈以宅故哉在昔盛時惟漢唐近古能徧至而遵行之然而巫祝之祕或鄰於方士其餘偏方分裂帝號尊襲車輪馬跡南北不相踵接僑立望祭神弗顧格責之以一風俗成時雍者亦難矣世祖皇帝以

仁武英叡成大一統考先代祀典曰茲職方氏登載實萬姓重事遂歲遣從臣
捧香幣各分道四出郡縣祇恪候驛謹絜視他使者爲有加粵昔唐虞黜陟成
於四岳昔之善使者不專於所命水旱疾痛承制以便利之今守職如守法非
儒者不足以語而生事者不保惜復將有以病焉抑難矣至治二年集賢都事
李君漑之承詔首北嶽遵濟源轉北海終會稽焉以登其於行也將見夫挈瓢
囊以就食者焉又將見夫餐餼之不給於適館者焉踰於大江東南之民外侈
內朽罷於不作不役而歌臺暖榭心目飛蕩以貽無窮之害若是者不能以悉
言矣漑之明國體所歷彫瘵願悉疏以白子執政若夫悲愉駭慕深林危徑矢
於言辭而使夫人傳誦者於其歸也桷雖還里尙能敘而廣之

郭子昭淮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淮南地廣袤昔號用武故其勁悍伉率遇事嫌曲輒私剖決以直不復上官府
水有菱芡魚蟹之富平陸則兔鹿馳逐飛鳧鳴雁蔭翳陂澤網獵足食不丐假
於外事簡而易治夫以易治而強治則變易不安曹相之治天下豈不用其心

哉則亦曰煩擾非所先也余嘗過淮南道繇肅政府日未午官吏上馬去故視他道爲最優汝寧郭子昭今爲其幕長焉子昭之吏事不拘文以求苛者也若醴渠於川順其自然激射穿齧不能以逆水之性學優而辭工將考其山川詢其廢興抉搜幽奇悉出於翰墨廣陵有儒丈人曰王令逢原文甚古臨川王荆公敬企之願求其書以廣方今四海乂平將化其斷斷褰衣長襜使與計吏偕是則子昭之教在所急也爲歌詩者俾余首爲敘

王正臣浙東廉司經歷錢行詩序

朝廷置廉訪司總司曰監司曰使其屬有三每歲循行不與止受其成牘議輕重職簡且尊視聽黜陟專於一郡而所部他郡不復考故其毀譽常若不及或者病焉權莫重於循行今之言者曰歲五六月錄囚秋七八月出司明年春還司所歷有程限疲精於某所則足跡不能盡於是料簡之法焉民懷其冤卒無以自白相率以告於總治疑矜其情而許之矣議者則曰是在於行部侵越則事繁事繁則寮案不相協安於平素守官以自全者爲善計矣夫行部之寄

爲最重泛常以治之民不勝其病告于其上卒拒之以辭使一振舉之則歲之分治將悉心以究是它郡之事悉總於我謂專於一郡者非知言者也聊城王正臣以內臺掾出爲浙東幕長通達治體守儒善斷今監司馬公嘗鎮江西諸郡皆嚴憚之是能知總制之道輔之以正臣事可立具浙東民俗簡易春溫冬嚴相濟以須吾知其足以振采於一道於其行序以告之且率能歌詩者以餞焉

送朱君美序

許文正公定學制悉取資朱文公至仁宗皇帝集羣儒定貢舉法五經皆本建安書蔡氏爲文公門人而春秋傳則正字胡公之從父文定公師友授受宗于一門會于一郡至若訓蒙士正史統度積筆錄悉師于文公何其盛也夷考地圖閩粵繇秦漢始通今九州之地非不廣而道德師表不敢有異於文公者繇文正公獨建大議而聖天子有以成之也今之爲議者則曰南士淺薄不足取又曰其文學論議與中原大異夫行事必本於經考成均之法惟文公是師而

南士獨有背何耶余嘗入議者之室其服食器用由南以來者頗若愜所好其無乃貴物而賤士與識患於不弘黨患於過偏自昔創業之君合一海寓必取遐陬荒域之士以自近輔維昔世祖皇帝能知之選取蓋可稽也文公五世孫煒君美以宸旨入國學議者亦若不滿然以其所受學皆文公也視其子孫少假之今以書考之法出仕將行求余以言念昔先正獻公與文公俱以僞學坐禁錮政治更新善類彙進文公書大行於東南今六合一家文公之學行於天下矣士能通其學者其寧有固執之弊桷官京師踰二十年見昔時諸老津津於南士者甚衆考其異同其亦南士之不如昔耶其亦異者之不如於羣公邪君美以世濟令德將見於涖民經術政事余不能以告故歷南北好惡而知吾文公之道千萬世南北不能以易也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序

往歲見福唐張君見獨于京師貌清氣完語簡而意消察其退靜泊然無求者也山中之人曰張君居室靚邃滋蘭藝松藏善本書盈度督教其弟子恂恂卑

讓見之者必知爲其徒也至治元年嗣天師入覲君死且十年侍劍印者曰陳某桷初一見之甚似吾張君也問之則曰亦福唐人也閩爲儒林經典釋文陸公德明所校定天下遵守莫敢異夫閩昔爲荒陬言語不合於中土六經表章旁及諸子繇唐世始定而獨取於閩何邪九州之士未始以南北限陸公書積六七百年而不廢則其疑息而無可議者矣今則曰揚以南爲蠻夷吾不知其何所自也其亦有所激也歟余將有言焉而未之能也嘗聞龍虎山尊崇吾聖人書絃誦之聲接於兩廡往銘空山雷君其於書若飢之於五穀朝暮不敢棄故其門人樹立偉著推張君蓄書之心觀陳子之甚似知其刻厲寧能以中晝也邪兩京雄富夫旣身履而目受之豪勁厯錯可夸可愕接於歌謠風氣之盛必將矢言沈深以鳴夫太平身安道充必不戚戚以求外也老子嘗曰無爲無不爲國之本也願歸以究之異日詢咨以承專美於前者將有繼矣勉乎哉事豫則備若然則其寧有不能者邪凡我同志宜爲詩以餞

送劉生歸鄉試序